

侣

传

QINGLUSHUANGZHUAN

黄忠晶 著

萨特传

S A T E Z H U A N



他的固执而纯正的注意力
掌握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和他这样
丰富而硕大的宇宙比较起来,
只有一些狂人才会使我产生同
样谦逊的感觉。

——西蒙·波娃

长江文艺出版社

情

双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S A T E Z H U A N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传/黄忠晶著

(情侣双传)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11

ISBN 7—5354—1388—9

I. 萨...

I. 黄...

II. 历史—人物传记

N.K·811

策 划:田扬帆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校对:朱久山

责任编辑:田扬帆

责任印刷: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仙桃市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2

版 次: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7—5354—1388—9/K·15

定价:14.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是什么使你进入那种直接性的状况？

无论什么。一个可爱的晨空，以及我在那个特别的晚上看到的東西。这儿有一种完全满足的时刻——有我正看着的这个天空下面的东西。我是那个看着晨空的孤独的人。

——萨特、波伏瓦：《永别的仪式》

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二年，我在罗马，不知道写什么好。于是我寻找一个小说题材。一会儿我想写一部爱情小说，一会儿我想写这么一个人，他在罗马街头转悠，望着月亮，想着他自己在世界过程中占一个什么位置……

——还是那个“孤独的人”？

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个人已经变得很多了……

——萨特：《七十岁自画像》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具有“天才”的幸运儿。赤手空拳，身无分文，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工作和信念来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选择并没有使我凌驾于他人之上。一无装备，二无工具，我全心全意投身于使自己获救的事业。如果把那些不切实际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我还剩下些什么呢？一个完整的人，由所有的人造成，具有他们的全部价值，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跟我相当的。

——萨特：《词语》

目 录

一、早年 (1905—1924)

1. “普卢” 2
2. 悲惨岁月 12
3. 走向当代 21
4. 哲学 30
5. 性游戏 40

二、在巴黎高师 (1924—1931)

1. 三人行 51
2. “未婚妻” 61
3. 文—哲学 70
4. 海狸 79
5. 在军营 91

三、教师生涯 (1931—1939)

1. 勒阿弗尔 103
2. 留学柏林 114
3. 三重奏 124
4. 《恶心》 135
5. 山雨欲来 146

四、转折 (1939—1945)

1. 应征 158
2. 战俘营 168
3. 抵抗 178
4. 《存在与虚无》 188
5. 戏剧 198

五、成名之后 (1945—1957)

1. 名声的考验 209
2. 感情危机 219
3. 介入 230
4. 自由新探 239
5. 同路人 249

六、知命 (1957—1968)

1. “杀死萨特” 261
2. 《辩证理性批判》 271
3. 拒绝 281

4. 生死之间	292
5. 在国外	302

七、晚年 (1968—1980)

1. 五月风暴	314
2. 《家庭的白痴》	324
3. 病魔	334
4. 女人的怀抱	345
5. 被诱拐	355

没有结束	367
------------	-----

后记	373
----------	-----

一、早年

(1905—1924)

1. “普卢”

一九一五年，巴黎卢森堡公园。

一个男孩和一个少妇在散步，怡然悠闲。

男孩个子矮小，一只眼斜白，看上去有点丑。少妇却是容貌秀美，体态苗条，身材修长，洋溢着女性的魅力。从他们身边走过的男性公民不觉对这妇人投去欣赏的目光，有的还透着一股猥亵。少妇似乎感受到压迫，加快了步子。男孩挽紧她的胳膊，仿佛在说，别怕，这儿有我呢！

三十年后，这男孩举世闻名，成了大作家让-保尔·萨特。而此时，他的母亲也就是这少妇，正亲昵地唤着他的乳名“普卢”，向他诉说自己的心事。

十年前，六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普卢呱呱坠地。他的号哭预示着人生的不幸。他是一个灾星，拿咱们中国话说就是“克父”。随着他的诞生，父亲陷入长期的疾病折磨，发烧和肠炎，拖到普卢一岁三个月的时候，终于撒手一命归西。

成了寡妇的安娜—玛丽生活无着，抱着小普卢回到娘家。普卢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而这就决定了普卢的一生，虽然是在他不自觉中。

从懂事起，一直到十二岁，普卢感受到的全是爱抚、温柔和安宁。他从没有被强迫命令去做什么。他不知道暴力、强

制和压迫为何物。

这是一个真正没有父亲管束的孩子。外祖父对自己的子女很严厉，对这个小外孙却宠爱有加，从不使用家长的权力。他把普卢视为上帝赐给他安度晚年的礼物，从孩子身上获得人生的乐趣。

母亲呢？她在家中的地位也相当于一个孩子，没有任何独立性，又怎能管得了普卢？他把她看成一个大姐姐。她也从不愿意强迫他。外祖母有点神经质，既不喜欢女儿，也不特别喜欢普卢，但家里不是她说了算，而是外祖父查尔。

没有受到父亲权威的压迫，这给了普卢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在他还不认识自由这两个字时，他就有一种深切的自由意识，自由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且待到他步入青年、思维能力特别好的时期，很自然地，人的自由成了他思考的中心。他以一种独特的自由哲学的创始人而著称于世。

这种纯粹的自由意识也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他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他一生都不懂得服从命令，讨厌强制，同时他也不懂得如何去命令或强制别人。这就注定他不会成为政治上的铁腕人物。像贺德雷、格茨这样的人物出现在他的戏剧《肮脏的手》和《魔鬼与上帝》中，他们做了他只能在想象中做的事情。

童年生活还把另一种意识深深埋在普卢的脑海中，这就是人生的偶然性和无理性。从他懂事起，妈咪就不断地告诉他，这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是寄住在这里。这儿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他们的；他们一无所有。

没有父亲的权威虽然少了压迫，同时也少了作主的人。无人作主，没有自己的家，不安定，不踏实；不知从何处来，也

不知向何处去。四顾茫茫，无根无基。他感到自己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自由和偶然这两种意识交织在一起，成了萨特一生精神活动的主旋律。他既感到自己是充分自由的，又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和虚无性。这是矛盾的。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有一个高招：（他的价值正在于他能感受到别人感觉不到的偶然性，唯有他，才能求得偶然性的意义，而这正是自由的根本之所在）

等到他能明确地用哲学或文学语言来表述这一切时，已是许多年之后。而思想之源早在童年就已潜存。

普卢一直讨厌胶状物或粘滞的东西，但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四十多岁时，一位心理学家朋友给他作了一次心理测验。一张图片放在他面前，上面有一匹奔驰的马，一个行走的人，一只高飞的鹰，一艘前进的艇。哪一个给他最强烈的快速感？萨特选择了艇，因为它挣脱了水。这水象征着偶然性，挣脱了水的艇象征着自由。

萨特把他的心理感受本体化，在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中多次谈到粘胶状态。他的哲学来自他自小就有的生活体验，而不是相反。

一直到十岁，普卢都是生活在一个老头和两个女人中间，几乎没有小玩伴，很少在户外活动。于孤居独处之中，他在外祖父的书房寻觅到自己的天堂。

作为著名法语教师的查尔藏书颇丰。普卢四五岁就在里面翻弄。他不满足于妈咪的朗诵，自己开始了阅读。有意思

一、早年 (1905—1924)

的是，他读的第一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这书名听起来挺不错。

很快，普卢在书本中找到了他要找的一切。他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吃”书，把书中的一切据为己有。他的感受是，书中的词语不是事物的符号，它们就是事物本身。

他没有爬树掏过鸟窝，也没有在河边拾过鹅卵石，书本就是他的鸟窝和鹅卵石。先入为主。在他看来，书本上的东西似乎比实际所有的更真实；实际的东西反倒成了摹本。

这种视词语为具体事物的直觉显然是创作的动力和来源。到了七八岁，普卢开始动笔写东西。当他把一个个词语排列组合在纸上时，他感到充实，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一些什么，而这是属于他个人独自所有的。小普卢欣喜地看到，这些词语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家，是他生命的归属，是他的根。在这里，他能够化偶然为必然，变虚无为实在。

许多有志于写作的人几十年修炼未到的境界，小普卢一出道便上了这一层，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天赋？不论怎样说，反正他此时立定了志向，这一生就是当一个作家了。

外祖父的态度更加坚定了普卢的志向。谁知这里竟是一场误会！查尔对作家是瞧不起的。得知外孙想干这个行当后，鉴于他俩的关系，他不便公然反对，就转弯抹角地说，作家的生活很不幸，他们没有一个不是饿死的；不如以文科教师为职业，同时业余搞写作。他以为这样一说，可以让普卢慢慢远离文学创作。

哪知普卢错会了老头子的意思，以为他是赞成自己搞这一行的，只不过更全面地为自己设想罢了。于是他更加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文学之中。几十年后，萨特才猜出了外祖父别

有用心。然而那时文学已经成了他的绝对命令，深入到骨髓之中。

普卢在书房里什么都读。有插图的，没图画的；儿童读物，成人的书，甚至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样的大部头，他都囫圇吞枣往下咽。

从小就接触这些名家的作品，他对他们完全没有神秘感，他觉得同这些“老兄弟”打交道轻松自如，他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这种心理素质是他日后在文学事业上成功的一个因素。他在向文学巅峰攀登时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七八岁的孩子写的东西当然是稚嫩的，信笔涂鸦而已。不过他写起来倒是有头有尾，像模像样。那多半是模仿和重写他读过的故事，主要是游侠故事。这些作品并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写作活动本身。

外祖父查尔自认为是个优秀人物，出于老人自尊心的需要，他还认为自己的小外孙也必定是个天才。当普卢写了第一篇故事时，他就称小外孙为名家。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普卢也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天才感。

这一老一少在名家和天才的思想下自我陶醉着，醺醺然。然而普卢到了上学的年龄。查尔带他到校长那儿，着实把外孙吹嘘了一番。校长让普卢直接上了八年级。但经过听写测试，普卢的作业错得一塌糊涂，校长让普卢回到最低年级——十年级读起。查尔勃然大怒，让普卢退学，请人在家授课。

普卢十岁了，查尔不能老是把人关在家里，于是让他上了亨利四世中学。从这时起，普卢才开始融合在孩子群里，像正常儿童那样乐呀、笑呀、跳呀，而不是在家里胡思乱想或同大人在一起装神弄鬼。

一、早年 (1905—1924)

班上有个叫贝纳尔的同学，成绩优秀，为人谦和，大家都很喜欢他。好入命短，后来他在冬天病死了。孩子们在他的棺材前哭泣。过了几个星期，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他刚进教室的那一刹那，同学们都发生错觉，以为贝纳尔又复活了。他的神情和穿着同死去的那位太相像了。他就是保尔—伊夫·尼赞。尼赞读过很多书，而且渴望写作。尼赞也同普卢一样，一只眼睛斜视，不过那是左眼。普卢的右眼斜白，这是他四岁时患病所致。

普卢很喜欢这个新贝纳尔。他此时想象不到，这个同学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其他任何男性朋友都无法与之相比。

同男性朋友相比，女性在萨特一生之中占有重要得多的地位。这在童年的普卢那里已见端倪。

普卢很早就有一种关于恋爱的思想，这是产生于他读的书，那里面充斥着似懂非懂的爱情故事。

普卢五岁时，全家在瑞士湖滨度假。一天，大人们都出去了，留下他和一个小姑娘。他俩呆在卧室里，看着窗外那片湖水。看得无聊了，他们开始玩“医生看病”的游戏。他是医生，她是病人，他给她灌肠。她拉下自己的小内裤，把上衣也脱光了。他有一个灌肠器，是平常给自己灌肠用的，这次他给了她一下。小姑娘任凭他这样做，似乎感到很愉快。这是普卢第一次同一个小姑娘的性接触，虽然完全是不自觉的，游戏似的。

六岁时普卢在阿卡欣，喜欢上一个患结核病的小姑娘。当

时他在一个带桨的小彩船上照了一张相，于是就拿着这张照片在小姑娘面前炫耀自己。他觉得她是那样可爱，常常挨着她的轮椅坐着，而她因病整天躺着。不久她就死了。小姑娘的死使普卢很伤心。他为她写了一些诗，寄给了外祖父，表达一个儿童对于爱者的哀思。这可以说是他的第一次“恋爱”，以悲剧结束。

十二年后，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病态天使》，写的是一个年轻教师同一个有结核病的女孩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童年的这段遭遇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他。

七八岁时，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普卢常常拿着一个套在手上扮演几个人物的木偶，蹲在一张椅子后面，让他的人物在椅面上表演，来吸引那些下午到这儿玩的小“女士”们。他尽可能地让人物作出各种姿态，他想扮演一个大诱拐者。普卢在这里已经表现出他在戏剧方面的才能。

其实在更小的时候，他就经常显示着自己的表演才能。而这得益于外祖父在不经意间的培养。

查尔为人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极会表演。他有时还扮演上帝在教堂显圣，吓得那些信徒们抱头鼠窜。他是真心喜欢普卢，但在种种爱抚的举动中也不乏做作或做戏的成分。孩子对虚假往往比大人更敏感。普卢在享受爱抚的同时，直觉地感受到其中的不实。久而久之，他也相应地做出种种高兴的姿态来讨老人的欢心，同时感到自己在扮演一个被宠爱的小外孙的角色。

从解剖自己开始，他对虚伪的敏感持续了一生。以后在他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中，他用“自欺”这样的独创概念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其中对于侍者和被爱抚的

女人的心理及举动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时做戏的普卢。

大约十岁以后，普卢同一些来外祖父家里的年轻妇女有过接触，她们多半是外祖父的学生或他朋友的学生。这些年轻女性常常抚摸他，使他产生一种肉体感受，她们的乳房和屁股都让他感兴趣。他甚至被一位体态优美的十八岁的大姑娘弄得神魂颠倒，因为她始终对他玩着亲热爱抚的把戏，虽然要当他的“未婚妻”，她的年龄未免太大了一点。

总之，普卢同女性接触得多一些，也轻松自如些，他比较喜欢她们。而他同男性交往得很少，几乎没有小男伴。他也很讨厌成年男性，只有对外祖父是个例外。他甚至不希望自己长大成人。

母亲、外祖父和那些年轻女性对普卢的爱抚似乎有些过分。这造成他的一种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就是从来不肯放松自己。他以自己给自己的紧张和约束来消解这种过分的爱溺。不仅对自己，别人的放松状态也使他不舒服。当妈咪打哈欠、伸懒腰时，他就觉得很不自在。以后在小说《房间》中，在对达尔佩夫人的描写上，萨特强调了自己的这一感受。

这一心理特点的造成对他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工作狂，毫不吝惜身体，对于主动性的强调，在两性活动中的支配感和某种虐待狂的态度，是这种心理状态的直接后果。

外祖父家是一个音乐世家，家中人人都有一手：外祖父会弹钢琴和风琴，外婆的钢琴也弹得相当好，母亲也能弹，还能唱歌。两个舅舅是出色的钢琴家，乔治舅舅尤其出色，他